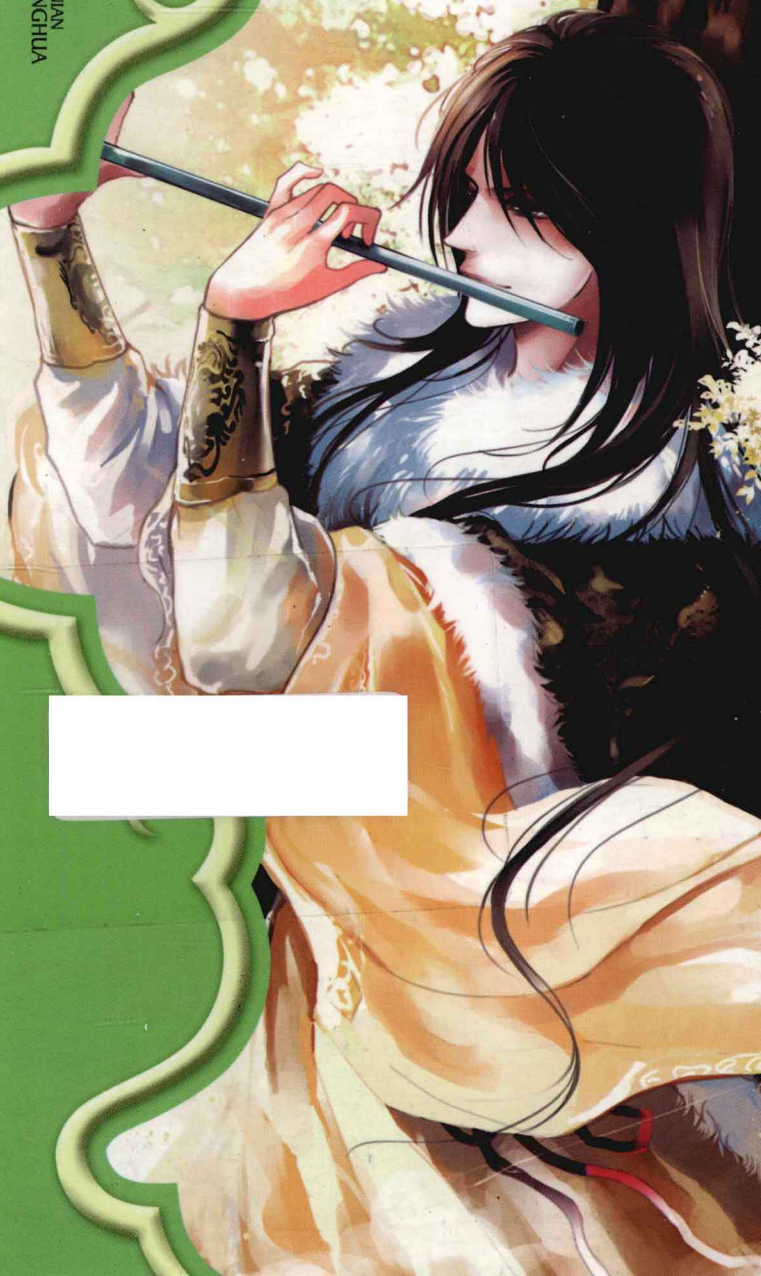


似水流年
唤风华

所以因为

著

SISHUILIUNIAN
HUANFENGHUA



所以因为

孝

SISHUJUNIAN
HUANFENGHUA

似水流年
唤风华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VOLUME PUBLISHING COMPANY

© 所以因为 2012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似水流年唤风华/所以因为著. —沈阳: 万卷出版公司, 2012. 12
ISBN 978 - 7 - 5470 - 1997 - 9

I. ①似… II. ①所… III. ①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07216 号

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9 号 邮编: 110003)

印刷者: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者: 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 165mm × 235mm

字数: 258 千字

印张: 18

出版时间: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张旭

策划编辑: 吕晶晶

装帧设计: 姚姚工作室

ISBN 978 - 7 - 5470 - 1997 - 9

定 价: 28.00 元

联系电话: 024 - 23284090

传 真: 024 - 23284521

E - mail: vpc_tougao@163.com

网 址: www.chinavpc.com

常年法律顾问: 李福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24 - 23284090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务部联系。联系电话: 0316 - 3656029

似水流年
喚風華

SHILIUJIAN
HUANFENGHUA

目录

楔子 霓光雪莲封万里 / 1

壹 暗想烟波月摇袂

- 1.1 生辰之行 / 4
- 1.2 旖旎一夜 / 15
- 1.3 地牢初遇 / 27

贰 君子清薄谁来去

- 2.1 劫持伏笔 / 38
- 2.2 冰雪城池 / 49
- 2.3 三件圣器 / 60

叁 梦起江湖再重逢

- 3.1 达暗其人 / 76
- 3.2 西域来客 / 86
- 3.3 全城游戏 / 98

肆 截然不同异世界

- 4.1 镜花水月 / 110
- 4.2 真假伙伴 / 128
- 4.3 君念非念 / 138



似水流年 唤风华

SHIULIUNIAN
HUANFENGHUA

目录

伍 神女惊风绿水前

- 5.1 君归不归 / 150
- 5.2 海市蜃楼 / 156
- 5.3 致命赌约 / 164

陆 若许白头墨已凉

- 6.1 大红嫁衣 / 174
- 6.2 此心彼心 / 184
- 6.3 血染城池 / 192

柒 地老天荒只一瞬

- 7.1 开启花冠 / 208
- 7.2 美人独睡 / 221
- 7.3 忽然而已 / 234

- 尾 声：波时相许念如昔 / 244
- 番外一：眼中天下谁占去 / 252
- 番外二：红尘一场淡秋水 / 258
- 外 篇：清歌一曲莫相思 / 263
- 随 笔：一生缘浅相休 / 280



楔子：霓光雪莲封万里

塞北无垠草原的尽头，是终年积雪笼罩的冰川雪原。据传说霓光雪莲就生在雪山冰冠。有关它解毒、疗伤、滋补、驻颜甚至起死回生一类功效的传言数不胜数，且多年来屡屡现世，并非那么玄虚难得。因此年年大雪封山的季节，都不乏不畏艰险上山采莲的有心人。

“大小姐，你这脾气闹得好没道理呀！”武林第一杀手兼神偷再兼百打听，反正是什名头都敢往自己身上揽的这个男子，南肆，轻衣短打，声线仿又添了几分成熟，然一摊手一耸肩，形态神色间终还欠稳重，“你既是在圈子里公开下彩头寻人，怎么我就不能来应征呢？”

若思寒若冰霜的表情中其实哪里有发脾气的娇嗔颜色？明明就是完完全全的冷寂。两年前那段孽障的合作让她明白绝对不要去跟南肆争辩什么是非黑白，你反驳上的只言片语，只会让他后头千百倍的诡辩辞令破堤而出。

若思略作思索，以南肆那死皮赖脸的手段，既然自己为了寻引路人入塞北冰冠而发出赏银花红已经多日，却只得南肆独自来赴约，不用猜别的人手一定都已遭他拦阻。她面色不善道：“拦着正经向导来领赏你倒是擅长，不过上冰冠你确定你认得路？”

“跟聪明人合作就是省口舌。不给同行机会分红难道不是我们这行的寻常手腕么？再说若不是如此，咱们怎么有机会再续前缘呢？”南肆嘴角的邪笑与当年并无二致，几年间脾气秉性真是毫无进步，“大小姐，这又不是咱们头一回搭档了，我是什么水准，你还不一清二楚！”

江湖杀手排行榜上只言简意赅地描述杀手办过的案子、赢取过的彩头，却没提起南肆这张死人都能被气活的臭嘴。若非那样东西要得这么急，若思宁可自己上路，也不愿跟南肆扯上半分关系。

只不过天下之事，多半如此别无选择。这一路上，怕是没有片刻清净可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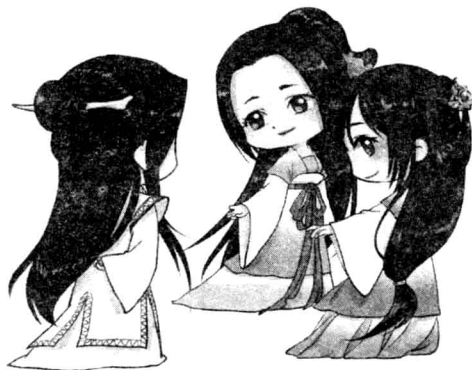
“明明生得娇艳如花，为什么老做出一副苦大仇深的表情来，多愧对老天。山上已经够冷了，不如多笑一笑，咱们路上也多少暖和点儿吧。”

看南肆不正经地近身来，若思只在拢紧狐裘的动作中微微旋身，就错开了他的欺近，冷冷道：“废话少讲，带路上冰冠吧。”

南肆却还是笑，摆明了不成功誓死不休的无赖范儿，换着法子去搭若思的香肩，“我哪儿舍得让大小姐受苦受冻呢？”他掌下薄薄的肩膀，虽覆着裘皮却依然不及盈握，裘衣底下显然还是中原惯有的轻薄常服。“这会儿冰冠上头铁定滴水成冰了，想上雪山，大小姐还是做足准备，换了全套衣衫再来吧。”

鉴于这番言论虽然语气不对味，至少内容正当，若思暂时对那狼爪视若无物，只紧了紧眉峰，就跟在他身后朝山下城镇去了。

此时，塞北草原上的牧草已开始泛黄，而雪山冰冠之上正是飞霜满天、冰封万里的时节。



壹

暗想烟波月摇扶

- 二 生辰之行
- 一 旖旎一夜
- 一 地牢初遇





1.1 生辰之行

清寒冷筑如今已不似多年来给武林中人的霸道印象。自从武林盟主柳卿陌消失，那一场复仇般的闹剧，也只留在了几个当事人心中。

远离中原的东瀛，那曾经，从指尖流逝的，爱恨情仇。

孰是孰非，如今已经说不清了。只徒留，曾经的痴缠、曾经的亏欠，以及那一段三王鼎立至今未果的姻缘。

墨玉公子萧洛璧、清冷少侠寒子凉，以及有公子世无双之名的谦谦君子柳莫行，每一个都是武林中不可多得的英才。三个人，眉眼心间，唯一一个她。

天下第一庄若水山庄少庄主，赫连皙。

两年来，赫连皙与三人的情缘纠葛，看在局外人眼中，是武林三位年少有为的公子竞相追求；殊不知，一个青梅竹马的柳莫行，一个外域所来的神秘男子萧洛璧，还有当年赫连皙与之举行婚礼却未完成的寒子凉，他们四人之间，根本不是简单的男欢女爱所能形容。

赫连皙的心，至今，念自如昔。

两年了。外传的武林盟主之子柳莫行和武林盟主亲子寒子凉，师兄弟二人回到了清寒冷筑居住。因为二人喜好清净的性子，大多仆役都已遣散，只留下寥寥数人照顾起居和这偌大的岛屿庄园。

武林盟主在武林中消失。多少人企图打听，多少人好奇而观望，都在无人呼声中冷却。武林是健忘的武林。武林是强者的武林。

“莫行……”清寒冷筑，这时秋意正浓。寒子凉一袭儒雅的长衫，负着一手，边招呼边去推动柳莫行的房门。说起礼数是大大的不合，然而以他二人的交情，却也无伤大雅。

只不过，门内并无翩翩公子起身相迎，反是人去楼空，一室空寂。

这……怕又是先他一步出门了吧。



自他们一行人出海归来已两月有余，严酷的烈日已然转凉，入了落叶萧萧的节气。许是他这清寒冷筑听起来沾染寒气的缘故，越发留不住归人。不说借住在赫连家的萧洛璧从未到访，就是跟他兄弟一场的柳莫行也不时得空就往若水山庄跑。

当然面子上的事情柳莫行是不会落下，也几次询问过他可要同往。可萧洛璧、柳莫行这兄弟二人，一个客居，一个访故，都不像他那样要找种种借口才能安心踏入若水山庄的大门。面对柳莫行的邀约，他也只得硬着头皮婉拒。

坦言自己去拜访若水山庄是为了制造机会迎娶少主庄主赫连哲？虽然实质上已然求婚多次，寒子凉还是抹不开面子坦诚这个事实。

若水山庄的庄主赫连兆影，虽已在近年前那场风波之后成为实至名归的武林盟主，却一改从前盟主对武林事务的诸多干预，仍保留着原先的风格，乐善好施，广结善缘，客迎四方。

当然，德行、仁义、公理，还是若水山庄秉持的原则。只不过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武林中真正需要武林盟主主持公道的事务，照实来说并不太多。

因而寒子凉能以武林事务为由叨扰若水山庄的机会也不是常有。

今天却是个拜访若水山庄的好日子。

寒子凉一派正经颜色，正经八百地递了拜帖，跟盟主一番寒暄客套之后切入正题，口口声声说是商讨最近武林中崛起的新兴门派与老门派间发生多起磕碰的处置方式，其实想的却是那特殊的日子愈发近了，自己却多日没有见到佳人的真容，心下一早就长了草，巴不得立刻脱身。

赫连兆影跟原来的武林盟主虽是同门，行为处事却大为不同，并无半分对武林的控制欲，对那些无伤大雅的小争端反而乐得作壁上观，并不喜欢多加干预。他对这几个孩子的事又怎么会不了解，无论是柳莫行与爱女的两小无猜，还是借住在此，常拉着爱女游玩的萧洛璧，乃至前武林盟主之子寒子凉本是爱女未婚夫却因为那场风波而主动退婚一事，他心知肚明，亦给孩子们完全自主的空间。爱谁，是谁的朋友，要跟谁在一起，本就只有当事人最清楚。其他人，微笑着，旁观足矣。

因此，话题刚打住，赫连兆影就打趣道：“莫行那孩子都来了个把时辰了，难为你还能跟我坐得住。”

寒子凉其实架势摆得十足，焦躁之情根本不形于色，现在被长辈这样一说以



为自己的不耐露在了脸上，脸上便立刻露出羞愧的神情，“伯父这是哪里话……”

赫连兆影露出促狭的一笑，“好了好了，你还是个年轻人，也别满脑子的武林正道，还是快上后头去跟他们几个玩儿吧。”

这个笑容里的玩笑味道简直跟他女儿十足相像，于是寒子凉在这对父女面前只得无一例外地丢盔弃甲慌慌而逃。

竹林，石桥，小河流水。这分景致以及记忆中的绝色容颜都不曾因为时间而改变分毫。赫连暂伏在藤椅的扶手上侧过头来，用她那仍是三分玩味七分甜意的声调开口，“寒公子，真是稀客。”用字遣词清冷客套，虽然语调愉悦。

话虽如此，凉亭里的三个人对于寒子凉的来访，其实都了然于心，没有半分意外。

亭中，桌子对面向门口而坐的柳莫行含笑抬起头，翩翩公子的那种风华清明，多年来不见丝毫违和。看着如今的他，没有人能想到两年前他为寒子凉演的那一场绝情犀利的苦肉戏、离间戏，感觉多么遥远。

柳莫行招呼寒子凉落座，仿佛一直在等他，顺手再斟上一杯热茶，茶具果然有他的一份。背对寒子凉的萧洛璧倒没有特意回头打招呼，状似专注于桌上的棋局，却一边落子一边大放调侃之词，“寒大侠此等正义之师投帖拜会，这会儿不在前厅与盟主大人高谈阔论，却跑来女眷居住的后院做什么？”

这萧洛璧不知是不是在介怀寒子凉跟赫连暂那次大张旗鼓的婚礼，对他格外的嘴坏。寒子凉当然不好意思说是赫连兆影亲口叫他过来，只好接过茶杯妄图以喝茶来掩饰。可惜被赫连暂一个不怀好意的眼神飘来，立刻呛了一口，面色通红地咳了起来。

他们相识了这么久，她的脾性他倒也摸得清晰。明明就是一副清雅风华的绝美，却偏爱对他烟视媚行，三分温柔七分甜蜜地魅惑。她一直如此未曾变化，就如他始终独独对她没有丝毫的办法与脾气。

赫连暂这才开口，名义上替寒子凉解围，实则心满意足地看他那口气继续顺不过来，“寒公子对我这个没过成门的妻子已经够冷淡了，十天半月能来打个照面就不错了，谁还会有闲心说他假公济私呢？”

想到在一起这么久了，就不得不佩服寒子凉的坚持。他怎么就能在一次又一次的挑衅调笑中坚持这样的反应，完全不曾稍稍变得圆滑一点呢？不过，这就是他的可爱之处。

最后还是柳莫行落了子停手，重新给寒子凉斟茶，柔和地笑笑，和煦温暖，

“子凉兄，你再尝尝看。”

寒子凉尴尬到窘迫的心神，自然就落在了温和平静不曾与他作对的茶杯上。杯中零星的茶叶色泽绿艳，茶香淡雅，初入口有难掩的苦涩，是保存得宜的夏茶。

以赫连皙的喜好最多品品明前茶，大多时候沏的都是花草。而这一壶，完全是寒子凉的口味。

柳莫行无须多说什么需要费心应对的场面话，小小细节，也能让寒子凉知道其实大家都是有心在等他。

玩笑被戳破，萧洛璧扫一眼柳莫行落在局中的白子，一副大势已去的模样推了棋。柳莫行仿佛不曾关心的样子，转而去对着赫连皙道：“皙皙，绣娘到庄上来等你挑生辰贺服的布料也不短时辰了，你还不去看么？”

赫连皙一点也不介意寒子凉知道自己是在故意等他，反而在寒子凉略有惊异欣喜的视线望过来时，甜笑着抛个幽怨久候的神色过去，玩味地看寒子凉又生硬别扭地转开头。

等柳莫行自然而然地在座上弯下身整理好她起身有了皱褶的长裙下摆，赫连皙愉悦地旋身，“那么，我就去挑生日的新衣服咯。”

生日啊……赫连皙的生辰确实是转眼即到呢。不似之前在海上漂泊的时日，逢到生辰只能做单调的安排，这一次……望着赫连皙窈窕的背影，寒子凉唇角挂上了几分无奈却满载温情的弧度。

身侧突然发出吵的声响，寒子凉转过头的时候萧洛璧正用合上的扇骨敲击自己的嘴角，犀利的视线毫不避讳地扫着寒子凉的表情，“听见生日两个字，那点阴谋都浮在脸上了。”

“子凉兄又不是你，哪里来的‘阴谋’？”对面柳莫行重新清了棋子，温和的淡淡轻笑几乎无可动摇，平平替寒子凉挡了话。虽然是与自己骨肉相容的亲兄长对视，两个人也不曾刻意迁就或敬辞。兴许是性格所致吧，萧洛璧从小恣意生活已久，对赫连皙之外的人并无执念或心思；而由赫连兆影一手带大教养良好的柳莫行，知他心意，便也没有对突然相认的血亲弥补亲情。两年前他们兄弟二人甚至免去了相逢的客套。在这个武林中生存，只有真正聪明的人才会懂，亲密无间远不如保持最合适的距离、选择彼此都期待的最本色而适合的态度。说来，这也算是亲兄弟间的一种无声默契吧。

壹

暗想烟波月摇苒





萧洛璧邪邪地挑起唇角，眯起眼睛，却仍不斜视地用颇具压迫力的视线锁定寒子凉，“不要小看寒大侠的好。别看他外头是道貌盎然的花架子，私底下铁定会不少小花招了，保不齐这会儿正算计着学人家花前月下、夜后私奔什么的……对那些假君子真小人掉以轻心，可是要吃大亏的。”

寒子凉一直不畏惧在任何时刻直视任何人的眼睛，均是因为自问问心无愧。这一次，他却被萧洛璧盯得首先移开了视线。萧洛璧的视线太过透彻清明，会让人有一切私藏都被看穿的错觉。

柳莫行还在低头摆弄着棋盘，仿佛对这两个人的眉来眼去毫无察觉，只是这次笑得都出了声，“你不是还要说都是跟你学的吧？如果各个像你，咱们不必做别的，天天都要满世界问路寻人了才是。”

有着恶劣拐带私逃案底的嫌疑人萧洛璧，作若有所思状，却半点也没有自省之意，只是似笑非笑间冷哼了一声。

看萧洛璧自赫连皙一走就没了继续下棋的意思，柳莫行这才抬头，“兄长还是少以自己之心度子凉兄之腹了，这次皙皙生日难得大家都安心在一起，就别各自在私底下做什么动作了吧？”

自然看得出柳莫行这些说辞原本都是为谁出头，没想到却让受惠的寒子凉心下凉了半截。

萧洛璧那般清邪的性子，在落井下石方面是不落空的，明明看得出寒子凉的郁结，还故意以一副毒舌抛引在三人中间，“哦，这意思是大家摆上明面公平竞争？”

见柳莫行的视线也扫过来，寒子凉只得强压下心头动荡，僵硬地点点头，“自然……是要公平。”武者外练筋骨内修气息，言语间吐息皆发自肺腑丹田，因而深沉有力，气定山河。寒子凉的武功原本走的就是硬气一线，这一句话说出来却多多少少欠缺些底气。

他正想到最近跟若思的信函中提到赫连皙的生日，若思一直说这是他们近年来唯一一段平静无事的安生日子，一定要仔细地准备庆贺。尤其，是要费心准备独特的礼物，好在姑娘的芳心里占一席位子。更重要的是，信中所指若思早已动身前往塞北，必为他寻得冰冠霓光雪莲。

寒子凉不知道要怎么把这件并非出自他的授意，却归为他“私底下”准备讨好赫连皙的“小花招”跟对面的两个人坦白。尤其是，在从他嘴里说出了“公平竞争”这个提议之后。

“公平，哦……”听到这话，萧洛璧似有似无地瞄了寒子凉一眼，微微上挑

的唇角挂着一抹讥诮，闪身出了凉亭。

直至眼见萧洛璧走远了，柳莫行才维持着不变的温文起身，对身旁的寒子凉指了指下厅外。两个人沿着与萧洛璧不同的另一条路慢慢前行，柳公子波澜不兴地开口，“子凉兄可是有什么话要说？”明明有洞悉万事的敏锐，言辞间却不给人半分压力，走得微微靠前，连眼神都点到即止。

单独对着这样没有半分攻击性可言的好友，寒子凉紧两步追上他的步伐，犹豫彷徨着，几乎有些面色潮红，最终还是将若思和雪莲的事情和盘托出。两年前他们结识了罗兰水国宫主若思，几番照面与纠葛下来，若思和看似最不会与女人相处的寒子凉反倒成了至交。寒子凉虽然冷峻严肃，骨子里却比谁都善意而正直，他与若思全无男女之情的交际，倒促成了两个人的默契。当然这种默契，尚不似他与从小一起习武长大的师弟柳莫行。寒子凉与柳莫行之间，早已不是谁救过谁，谁信任谁那么单纯，他们之间，更深的是一种胜过血缘的羁绊。这也是寒子凉会愿意和柳莫行无话不谈的原因。

不出意料，柳莫行继续步步前行，步伐速度不曾有变，对此只报以一笑，不见惊异之色，更不曾谴责，神态反而较似安抚起寒子凉来。

“我并不是……”见柳莫行未曾开口，寒子凉不禁疾走几步，跨到他的面前。

柳莫行倒像是被逗笑，抬手做了个打断的手势，“难道我还不知道子凉兄你的为人么？好了，再耽搁恐就迟了，你还是跟我来吧。”说罢也不再给寒子凉开口的机会，拉着他一纵身就翻过院墙落在大丛灌木林中。

寒子凉刚刚一路上一直只顾心事，纠结隐忍地编排措辞，竟未发觉这一路被柳莫行带着，不知不觉走到了若水山庄宴客用的偏厅。而更重要的是，此刻偏厅接待的是来为赫连皙量体裁衣的绣娘。

“这……”

不妥二字还没来得及说，柳莫行已经眼明手快地按下了寒子凉。他不经意地摇摇头，示意寒子凉安静查看。

制止的动作同样秉持着柳莫行事的点到即止。寒子凉讷讷地，才反应过来实在不应该去质疑柳莫行的品性。再细听，果然早没有绣娘和锦缎商人的响动，反倒是意料之外又情理之中，刚刚独自走开的萧洛璧，此刻正在大厅里跟赫连皙说着话。

他们不过刚进院墙，离偏厅多多少少还有一段距离。只不过大厅为迎客门窗大开，屋里的人又不曾压低声响，所以刚好听得一清二楚。





“……那里无论湖光山色还是风土人情，作为生辰庆祝的探险之旅再适合不过了。”萧洛璧正坐在赫连哲对面的太师椅上抓着她的手在掌中摩挲，抬起眼睛来看着她的时候，眼里满载的情愫如星辰般明亮耀眼，“我又有哪次骗过你？”

看似凉薄、漠然，实则激烈而专注，萧洛璧带来的一切从不平淡，而是强烈炫目的光华。他眼睛里那汪冰川只燃一抹烈焰，仿佛永远都燃烧不尽，而这般深情，专属她一人。

没有人能在这样的注视之下说出拒绝。就算赫连哲真有那个意图，萧洛璧也断然不会让她成功说出口。猛然一个前倾，快得只够赫连哲咽下嘴边的话后撤闪躲，才没有被他吻个正着。

“小赫连，我们就这么说了，晚上我来接你一起走。”

后墙蹲守的寒子凉备受打击地扭头去看柳莫行。柳公子即便是躲在树丛里也不失从容，听见里面的对话也不惊讶，还有些运筹帷幄之中的淡然。见萧洛璧早闪得不见踪影，而寒子凉在一旁欲说还休，柳公子即刻伸手不轻不重地拍拍寒子凉的肩膀，“你还真信他说什么公平的鬼话不成？回去准备一下，晚上一起走吧。”

柳莫行是从来不会拂了赫连哲的意，生日想怎么过，要去哪里皆尽随她。只不过这人选……就不能由着萧洛璧的性子了吧，难道他以为自己会跟寒子凉一般干看着他们两个在眼皮底下玩儿失踪不成？

寒子凉手指紧了紧，又放开，“……不了。”如果赫连哲是想跟萧洛璧一起过这个生日，他又何必去不识相地打搅呢？他在退婚的时候早已承诺过，尊重她的选择，不是么？

他那耿直的思路，明明低落偏又强撑的样子，柳莫行一眼就看得穿，却只能暗暗叹气，不能表现在明面，“你又没有亲自问过哲哲本人的意思，怎么就肯定她中意单独出去？更何况去塞北路途遥远，江湖险恶，她这样的姑娘你放得下心？”

也不知道前后两个理由哪个更加打动寒子凉一些，反正他最终僵硬地点点头，仍在嘴硬，“暂且……跟去看看吧……”

当晚。

萧洛璧并无猥琐隐匿之姿，手里反而拎着一盏不小的灯笼。月黑风高夜，却成秉烛夜游天。不打招呼也能从上锁的门窗出入自如，他进赫连哲香闺的手段之

高，连房间的主人也觉匪夷所思。

房外的翩翩公子此刻换了件暗色的长衫，斜倚围墙，衣摆随风而动，平添一丝飘逸。即使是黑色衣衫，柳莫行的风神玉骨，柳莫行的精致恣意，依然温柔得没有任何违和。那么绝代风华，波澜不惊。

一旁的另一位看客见了萧洛璧这驾轻就熟的路数明显气得不轻，几乎有些咬牙切齿。柳公子于是淡淡安抚着，“皙皙房里灯还亮着呢。”神色间还是温文恬淡，不起波澜。

偶尔这种时候，寒子凉心下就会有点疑惑，不知道自己这至交好友到底在赫连皙身上放了几分深情。似乎没什么事情，能让他着恼。

世人常说柳公子出尘清净，不染世俗，全不似凡人庸碌。然只有近看他之人，才会知道，那些个看似恭维的赞美说法，远不及他清明的千万分之一。

萧洛璧进了屋，一点也不意外等着他的赫连皙身侧没有收拾出任何行李。别说这样变相地拒绝了，就算她是明说，结果也不会有什么不同。对象是赫连皙的话，反正横竖用强的他也很喜欢。

五年画像倾情，五年白茶花叶的相望，直到近两年，他才与她面对面，与她咫尺相隔。他不会让那亲昵的温度，有机会变成远如天涯。

“萧公子，一年多了，你的脾气秉性还是一点没变。”坐在橡木椅上的赫连皙，似乎轻叹。可她稍一抬头，便落入萧洛璧紧盯的视线中。墨染如霜，却又纤尘不染。她那双晶莹的玉眸，忽然就多了种说不上是调侃还是无可奈何迁就的味道。

萧洛璧心尖，忽然地，因为这般熟悉的目色与言辞，温润无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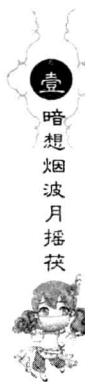
一年前他在她与寒子凉婚礼上掳她而去，她对他叹息一语，几许温柔、几许甜美，“萧公子，你的强娶，于礼不合。”那时候他似笑非笑，由着性子回她一句，“小赫连，你可知道我这个人，坏得彻底。”他还记得，那时候她抖落了大红嫁衣上远渡重洋的尘器，莞尔莫测，“反正你在我心中，从来也不是好人。”

她从不曾对他的任性或霸道置气。

小赫连，既然知道我不是好人，你缘何还能那么美好地面对我？

于是，萧洛璧那张漂亮的脸上的笑容，由唇边展开，清明的、高贵的弧度。

“也对，跟我一起还用什么行李，天为被我为床，小赫连这打算深得我心。”手臂强硬地揽在赫连皙的腰上，他拿来的灯笼还不曾放下，烛光闪烁，映在他充盈柔情蜜意的眼里，相得益彰。





他的手劲，不容拒绝。他的力度，却拿捏到恰好不会伤到她。

“我们走吧，我的……小赫连。”

*

柳莫行和寒子凉纵马到达官道的时候，刚刚拿在萧洛璧手里的灯笼外皮已经在路边燃烧殆尽，只剩下里面的蜡烛还闪着幽幽的光。

此刻萧洛璧正垂着一条腿坐在车辕上，有一搭没一搭地跟车里的赫连哲聊塞北的瑞雪冰川、珍禽异兽、塞外美食以及美酒佳酿。在四季如春的中原来看，他绘声绘色描述的雪原景致还真的别有一番风味。

但车篷里安静无声。

萧洛璧挑开幕帘笑笑地望进去，赫连哲看看他，倒也不是生气，只是若有所思，“你不觉得，这场面似曾相识？”

对拐带私逃劣迹斑斑的萧洛璧来说，似曾相识这说法算是太轻。

见她不是很累，索性一把将她拉出来放在身侧搂进怀里，嘴角笑意温情不减，语气却幽怨起来，“这么费尽心思的难得独处，小赫连还在想着别人？”玩笑的语气，温热的气息就落在项背，不近不远。

赫连哲又不是那种不能享受月下私奔的乖巧的小家碧玉，况且背后的人是萧洛璧，索性就顺着他的玩笑，笑靥娇艳，“这次莫行哥哥也在，你以为你能把我拐到哪里去？”

“天涯海角呀。”忽然就紧了了的拥抱让这紧贴耳畔的玩笑半真半假起来。萧洛璧的笑容深了几许，像是忍俊不禁，也像是清浅的怜惜。

赫连哲背靠在他胸口，听着萧洛璧沉稳的心跳，没有回答却也没挣开他的手。

单骑的速度自然远胜马车，两日之内尾随的柳莫行和寒子凉就走到了萧洛璧跟赫连哲的前头。

寒子凉明明从未自萧洛璧那边听说他们的去向，柳莫行却笃定地往塞北走。几次投宿之后都看见马车如期而至，让寒子凉不信服也不行。只不过他绞尽脑汁实在解释不出尾随的理由，因而说什么也不听柳莫行建议四人同行的点子。

结果萧洛璧得了空子，次次投宿都跟店家介绍两人是夫妻同游，每每只开一个房间，搞得寒子凉一天比一天焦躁。

可一提现身制止，他就又一脸隐忍地退却。